

# 工匠之歌

·白阿莹·

我刚刚参加工作就知道工匠厉害了。以前我所在的那个兵工厂是一个生产炮弹的企业,厂里的冲压机是企业的核心设备,但那些轰轰隆隆压轧铜板的冲程时常漏油,也就是套住冲程的密封圈不用了几天就会开裂,懊恼的是更换一次密封圈常常要耽误半天时间,那时候部队催的紧,机器在那里喘气,操作工完不成任务火就上来了,常常把维修工骂的狗血喷头。后来从东北调来了一个姓韩的师傅,好着呢,全厂唯一的八级工,工资跟厂长差不多,他做的密封圈两三个月不裂。从此炮弹生产月月完成计划,动辄就会敲锣打鼓把大红喜报送出去,人人都觉得脸上有光泽,好多师傅羡慕其中的绝窍,都在想怎样才能一招鲜吃遍天,可老先生三缄其口不理不睬,人们便称他为韩皮匠了。

在他日益膨胀的名气里充满了太多的传奇,各种各样的故事且把人们耳朵灌满了,我也感觉惊讶悄悄跑到皮具室外窥探,小小的操作间好像没什么特别,一个案子,一个电炉,一个油槽,一堆牛皮,一架台式压力机,后来跟我一同进厂的他孙子悄悄告诉我,那秘密就在那个黑乎乎的油槽里,传说老人家一到制作的关键时刻就把徒弟们支出去,自己闭门往油槽里美美地尿上一

泡,密封圈就耐用得一塌糊涂了。为把这项技术传承下去,工厂给他配了三个徒弟,可他的徒弟跟他学了二三年,把制作皮圈的每一道工序都背得滚瓜烂熟,还一次次耳贴门扉偷听师傅的秘密,便也知道往油槽里撒尿了,开始一个人尿,后来三个人尿,满屋子弥漫着骚呼呼的味道,却始终不见像样的密封圈做出来。遗憾的是直到老人家退休也没人能掌握他肚里的诀窍,似乎八千多人的兵工厂离开了他就玩不转了。多年后我有幸翻看了老人家的档案,档案不厚,字迹潦草,但每一页都流露着学艺的艰辛。我明白了,那些令人垂涎的“一招鲜”,是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摸索的秘密,也是他赖以生存的看家宝,他当然珍惜得跟命一样了。

所以,我说工匠是一个民族的精华。后来我离开了工厂,失去了与工人师傅直接接触的机会,去年在选拔大国工匠的时候,我到一家航天企业见到一位钳工师傅的照片,一双灼人的眼睛,非常腼腆的样子,旁边人是他的徒弟告诉我,师傅叫曹化桥,有一手绝活。我问什么绝活?他说火箭上有些无法用机械完成的形状,都是师傅一刀一刀削出来的,尤其是火箭喷注器上的小孔更是微小,精度只有头发丝的几分之一,曾经有沿海企业高出几倍的薪水想挖他走,都被

他拒绝了。我被他感动了问道,你师傅怎样练就的这手绝活?他不无自豪地告诉我,我火箭二十多年没出故障,与师傅的精益求精相关呢,师傅为了保护眼睛胜任任务,有二十年没有看电视……天啊,是二十年吗?我以为听错了,但周边人都肯定地点点头。

是的,为了工作,为了任务,竟然可以二十年不看电视!我盯着创新室里那张没有微笑的照片,心里咯噔一下,真真难以想象,电视已经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了,离开电视有些人也许会疯癫的。二十年如一日,该有多么顽强的毅力啊?我想去见这位可敬的师傅,电话过去却婉言谢绝了,好像在他眼里这种事平淡得司空见惯,这才是真正的低调务实不张扬啊,工人的谦卑撞击着我心脏最柔软的地方,感动得我真真无地自容了!

所以,我说工匠是一个民族的基石。我没想到又一次见到航天四院的徐立平是在十八年之后。我曾经采访过这个冷峻的青年师傅,那年他就更年青了,但他的事迹听得我血脉喷张。由于火箭发动机试车发生故障,怀疑填充的发射药夹存气泡,他在那个温热的季节钻进了发动机,手持一把铲刀,硬是把成吨重的发射药,一铲一铲地削下来。那几天似乎并不热的,但汗水竟

顺着脖子直往下淌,因为他切除的是发射药,每一刀下去都可能摩擦起火,一旦起火后果恐怖得让大地都会颤抖。但我们的小徐无畏地钻了进去,当他三天后把最后一块发射药从发动机里递出来,旁边人都向他伸出了大拇指,但他只是淡淡的笑,我想那笑绝对是一道与狼共舞的风景!

然而,整整十八年过去了,我又一次见到他时,想不到他依然在那道与死亡调情的工序上劳作。我问他怎么不换个工种?他说发射药的形状有时会毁掉期待的轨迹,而那些形状只能一刀一刀切出来。我想,小徐应该算一个真正的汉子,他从事着在发射药上雕刻的艺术,他不是靠“胆量”冲击了一二次排险,而是在为那个痴迷的“情人”梳妆打扮了十八个春秋。十八年了,他有太多的时间,可以犹豫,可以退缩,可以另辟蹊径,但他似乎想不起来,这已经不仅仅是胆略使然了。我又一次被这种崇高感动了,我注视着那戴着金灿灿的五一奖章,走进了时代楷模的演播大厅,但他始终很腼腆,脸上始终挂着职业的淡定。是啊,只有当你目睹了他那无言的微笑,才可以感受到他身体里澎湃的激情,才可能明白我国为什么可以释放一个又一个精彩的飞行。

所以,我说工匠是一个民族的脊梁。

《庄子·外篇·天道》中,载有一段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与木匠轮扁的对话,很值得回味。说有一天,齐桓公在堂上读书,车轮木匠轮扁在堂下砍削车轮。期间,轮扁问齐桓公:“您正读的书说的是什么?”

齐桓公说:“是圣人的话。”轮扁说:“圣人还在世吗?”齐桓公说:“已经死了。”轮扁说:“那么国君所读的书,全是古人的糟粕啊!”齐桓公说:“寡人读书,你一个制作车轮的人怎么敢妄加评议呢!能说出个道理来还可以原谅,不然就治你死罪。”

轮扁说:“我通过我所从事的工作观察到一个道理,砍削车轮,动作慢了松缓而不坚固,动作快了滞涩而不入木。只有不慢不快,才能手上顺利而且应合于心。但是,其中的技巧却用口表达不出来。即使我的儿子,我也不能让他明白和接受其中的技巧奥妙,所以我活了七十岁,如今还在砍削车轮。同样,古人和他们那些精深的道理,都一同死亡了。那么国君所读的书,都是古人的糟粕啊!”

以轮扁此言而论,真正高超绝伦的技艺和深奥的道理,都是难以、或者说根本不可能用语言表述的。

早年民间曾有传言,熬制阿胶需用“金锅银铲桑木柴”,显然是一种将阿胶制作神秘化的“忽悠”之说。然而传统的熬胶工艺,的确全凭技术老到的胶工,用长年继承、积累的经验,通过听觉和视觉感官来加以判断和把握。其中顶顶紧要的诀窍有两条:一是“敲锅”,二是“挂旗”。这两条又是在熬胶的整个过程中,一直相互交叉着进行,直到胶汁出锅。

所谓“敲锅”,就是在加热熬胶的过程中,掌铲师傅在不停地搅动锅中胶汁的间歇期间,随用手柄柄敲打锅沿,然后根据发出的声音来判断胶汁粘稠度的变化。所谓“挂旗”,就是用铲子扬起胶汁来,看扬起的胶汁是否像挂着一面旗子。等“敲锅”的声音、手感和“挂旗”的视觉都达到火候的时候,也就是胶汁出锅的最佳时刻。如果对火候判断不准确,出锅早了胶汁所含的水分多,制成的阿胶会发霉变质。出锅晚了胶汁所含水分过少,制成的阿胶容易变脆龟裂,还会降低产量。

对于“敲锅”和“挂旗”,所有的熬胶工无人不晓,但在实际操作中,真正能够准确掌握者,却少之又少。原因在于这种用听觉和视觉来判断熬制胶汁火候的技艺,既难以用语言和文字表述,更无法用量化的数字指标加以表示。所以,一个制胶作坊掌门的权威,一般只有一位,多者也不过两位。其手下众多打杂的“小工子”,往往终生不得要领。难怪制胶工们感叹:“当年学的打下手,三十年拿不起熬胶铲。”

其实,千行百业皆有不可言喻的“真谛”。大诗人陆游用“纸上得来终觉浅”,教导儿子如何做学问;小说巨匠鲁迅则劝诫想当小说家的人们:“不要相信‘小说作法’之类的话。”

所以,庄子在《庄子·外篇·天道》一篇中,进而言道:世之所贵道者书也,书不过语,语有贵也。语之所贵者意也,意有所随。意之所随者,不可言传也,而世因贵言传书。世虽贵之,我且不贵也,为其贵非其贵也。故视而可见者,形与色也;听而可闻者,名与声也。悲夫,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!夫形色名声不足以得彼之情,则知者不言,言者不知,而世岂识之哉?

## 不可言喻的「真谛」

·韩子奎·

### 精益求精

鲜康摄



## 最久的芬芳

·李航天·

生活的水流潺潺地过,那些雨中忙碌和前行的工人,如莲子般的种子,在雨中播种,蔓延、开花、绽放。直到香气扑鼻而来的时候,像极了荷塘中那朵艳丽的花。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。

你是否有注意到他们的眼神,除去污垢的脸颊,还有布满灰尘的眉毛。其他的,只剩下澄澈清明的眼眸,和一眼看不穿的故事。还有,儿女成群,牛羊围绕的家。

你是否有注意到他们的动作,挥臂、阔步、俯仰、擦汗。那一连串下来,像是要演绎什么。等到一条条铁路、公路、房子,猛然突兀而来的时候。我们才明白,他们演绎的东西很明了、很直观。那便是,奉献、坚韧、拼搏和勇气。

你是否有注意到他们的微笑,像这个夏天的风,清晰、爽朗。那一抹弧度上扬的时候,仿佛整个季节都陷入温暖之中。当你烦闷、压抑,觉得生活太单调、乏味,甚至迷失,那一抹微笑的地方,又像是能发出金灿灿的光。瞬间,便有了继续走下去的勇气。

我们赞颂他们,文字都嫌太少,歌谣怕旋律太短。他们就这样,不急不缓地出现在我们身边,给我们勇气,给我们力量,给我们坚强。这一刻才发现,身边那些满身尘土、不分四季的他们,才是世界上开得最艳、最久的芬芳。

## 我的工会情结

·朝阳·

第一次听说工会,是在童年的时候,从电影上看到的工人为了压迫、争取自由而罢工,他们喊着要加入工会。当我问父亲什么是工会时,父亲笑着对我说了几句很难懂的话,大概是书本上很正规的那种对工会的解释吧。

父亲爱读书,而且写得一手好字。记得小时候,总认为父亲的桌子是个万宝仓库,里面有很多好东西。拉开抽屉,里面满是一本又一本的笔记本,有牛皮纸封面的,有红色塑料封面的,还有一种硬邦邦像板子似的封面。父亲是党员,每天下了班,他都有写学习笔记本的习惯。打开父亲的笔记本,里面满是“最高指示”“毛主席语录”等长方形的挺拔俊俏的钢笔字,那些字就像父亲的性格一样,刚强、敦厚、有韧劲,方方正正、苍劲有力。

也许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和熏陶,我从小就喜欢看书,无论是报纸、父亲的《汽车技术》杂志,还是那一本本的学习笔记本,我都是认真地打开,饶有兴趣地看。尽管有时候看不懂,但总能从其中找到自己认识的一些字,或是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些图画,并没完没了地跟在父亲和母亲身后问这问那,提出一些让他们感到啼笑皆非的问题来。

父亲是矿上那时唯一的司机。他修车的时候,我就在车旁边的办公区玩。一次,我偶然走进一间平房,这是一间位于一排平房头上的大屋子。进到屋里,只见周围全是一排排的书架,书架上摆放着好多好多的各色书籍,书架边上放着一个木制的报纸架,淡黄色

的长木条夹着一摞一摞的《工人日报》《人民日报》等报纸。同样是淡黄色的书架上,用鲜红的油漆印着“工会图书室01”“工会图书室02”等字样。

进门的时候,我专门向四周看了看,发现屋里没有人,这才大着胆子走到书架前,像一个饥饿的人突然看见美食一样,惊喜、好奇甚至有些贪婪地浏览着眼前这些书籍。忽然,“李自成”三个黑色的字跃入了我的眼帘。那是一本封面为淡褐黄色的书本,它静静地立在书架上,好像一只熟透了的果子,正在等待着我去采摘。

关于李自成的故事,我是从一本连环画《李自成起义》上了解的。由于非常崇拜李自成,我甚至向父亲提出过一个现在看来非常幼稚的问题:“我姓李,李自成也姓李,咱们和李自成一不是一家子呢?”父亲笑着对我的问题进行了解答。可看着我仍然一副迷茫的表情,他抚摸着我的头说:“傻孩子,等你长大了,看了李自成起义的书,就什么都知道了。”

正当我一眼不眨地盯着这本书看时,门外进来了一位三四十岁的女人,我认识她,她姓朱,平时称呼她朱姨。她见我对这些书感兴趣,就对我说:“你想看书吗?”我说是。她说:“你随便挑吧,看书不要钱。”我说:“这是真的吗?”她说:“是真的,这是工会的书,可以随便看。”我一听,立即欣喜地拿起了那本长篇《李自成》。

朱姨接过书看了看,说:“你能看懂吗?”我能。她有些惊讶地笑了笑,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本本,写上我的名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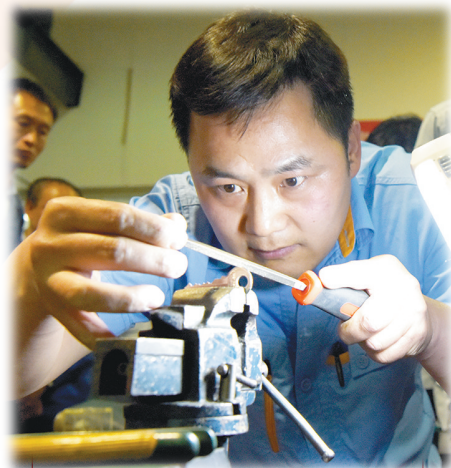
递给我说:“这是你的借书证,等你看完了再来换新的。”我接过借书证,发现证上真的盖着矿工会的大红公章。打开书的封面,在扉页上也盖着鲜红的工会公章,那圆圆的带着一点油渍的红色圆圈,恰好盖在作者姚雪垠的名字上。“不花钱就能看书,工会真好!这是我对工会的第一个印象。”

后来,真像父亲说的,我渐渐长大了,知道了我与李自成并非一家人,也知道了工会并不是人们常说的简单地写写画画,知道了工会是工人的组织,是为工人服务的,是职工的家。

再后来,我参加了工作,几乎每年五一劳动节前后都会有活动项目,有时会举办一次体育比赛,有时会搞一场自娱自乐的文艺演出。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活动,都是由单位工会组织的,这不仅让我对工会产生了一份深深的羡慕,而且每每这时,都会让我想起那本盖着鲜红色工会公章的书本。

或许是自己与工会的缘分,也许是自己性格与爱好适合工会工作,今天,我竟然成了单位的工委主任,虽然工资没涨,级别没提,但我真实地感到自己的肩上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担子。

工作中,我除了做好服务职工、服务中心工作之外,常常会想起当年那位工会的朱姨,想起心里一直保存着的那本盖着工会公章的长篇小说《李自成》。每当闲暇之时,或是处于半睡半醒时,我会在恍惚之中感觉到,也应该有那么一位爱看书的小男孩,懵懵懂懂地走进了图书室,走进了工会,而我也送给了他一本喜欢看的书。



全神贯注 刘强摄